



## 民族心史 敦煌为证

——读《敦煌百年：一个民族的心灵历程》

史睿

从北京、香港、敦煌三地高等学府里的国际学术研讨会（6-8月），到贴近百姓的敦煌艺术展（中国历史博物馆，7月）和敦煌文献展（中国国家图书馆，8-12月），敦煌藏经洞发现百年的各种纪念活动在媒体重彩渲染之下，又为今年的盛夏增添了几分热度。然而，这一纪念并不同于体育盛会或民族节日，一番热度之后，我深恐这稍纵即逝的种种纪念活动仍是人们忙碌生活中的一段浮光掠影的插曲。于是，我期待这一种深入而全面的解读，将这关系中国历史文化命运的敦煌学的百年画卷清晰而长久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引发人们更加深入的思考。读过《敦煌百年：一个民族的心灵历程》（刘诗平、孟宪实著，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8月）之后，我想这正是我所期待的。

敦煌学是一门国际显学，内涵无比丰富。略有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敦煌石窟是一座无比丰富的古代文化宝库，连接着中国、古代印度、古代希腊、古代伊兰四大文明，向着东亚、南亚、中亚、西亚甚至欧洲辐射出丝绸、法宝、香药及白银之路，映照出4至14世纪间欧亚大陆最广泛的文化交流的景象。石窟的形象史料之外，最为重要的是敦煌藏经洞中跨越七八个世纪（4—11）之久的，以汉语为主体、兼有多种语言文字的古代文献。然而这一宝藏却在发现不久的20世纪最初几年中星散于世界各地，这已成为中国学术史上永远的痛。百年间纷繁的人事与复杂的情结，欲说还休，欲理弥乱。如何陈说，如何解读，成为横亘在我们面前的一道世纪难题。《敦煌百年》一书历述西方列强西域、敦煌令人痛心的盗宝经历，中国人民保护文物、抵御外侮、振兴国家的民族意识的觉醒，中国学者四海追寻敦煌宝藏的曲折经历，敦煌学领域内中外学者的竞争与合作，得失与分野。此书不同于以往作为专著的敦煌学史，它以广阔的世界文化视野、严谨求实的态度，引人入胜的笔法，饱蘸对学术和民族的浓烈感情，记下了一段段感人至深的传奇。

**广阔的世界文化视野。**古代敦煌是一座世界性的都市，敦煌学是一门国际显学，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出发，我们都无法回避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在中外文化交流的广阔视野中为敦煌宝藏及其研究定位。作者不负所望，从始至终都以世界范围的中国研究为背景，讲述敦煌宝藏的意义和命运，以敦煌学百年历程为例，揭示近代中国学术文化兴衰荣辱的因缘，展现了中国文化所托命之人的心灵史。

首先，近代中国逐渐丧失国家领土主权，不仅东部领土遭受列强瓜分，西北也是英、俄

两国覬覦已久的地域。19 世纪末，两国实质上已在新疆划分了势力范围。我们可以从书中看出，英等国的探险队主要沿塔里木盆地南沿挖掘，而俄、德两国探险队则主要于盆地北缘活动，斯坦因以其匈牙利血统和英国国籍而兼行南北两道，日本大谷探险队则因英、日同盟关系取得中亚探险的特许，其队员的可疑身份及特殊任务，遭到英、俄两国情报机关的跟踪。总之，书中所展现的列强在新疆、甘肃、内蒙、西藏等地的探险之争，无一不关涉到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勾心斗角，以及对我国领土主权的肆意践踏。

其次，列强在敦煌、在中国的一系列盗宝行为史是世界范围内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古代文物过程的一个部分。所谓埃及学、亚述学的确立无一不始于西方列强的盗宝式发掘。他们以殖民地国家的历史文化宝藏填满了自己的博物馆、图书馆，以英国博物馆为例，其大宗来自亚洲和北非的藏品与其海外殖民史密不可分。正如此书作者所说的，“挖宝式的考古的确为学术界提供了资料，然而它是以破坏文物为代价的。”以敦煌文献为例，由于分散收藏世界各地，其确切数量至今仍是一个谜团，文献与石窟艺术品、文献之间的关系被裂割，使研究无法深入，更有某些国家因盗劫而破坏、丢失，其中所蕴涵的历史文化信息也随之烟消云散。百余年来，中国文物流散何止一端，即使国都北京的皇家宫苑、图书珍宝也难以保全，遑论其他。作者将西域敦煌文物的流失与近代中国的文物流散相联系，使读者的目光不仅仅局限于敦煌。书中强调：“事实上，敦煌文物只不过是鸦片战争以来百余年间流失海外的众多文物中的一小部分而已。在全球 47 个国家的 200 多个博物馆中，中国文物不下百万件，而且大多是精品。惨痛的中国近代史，造成中华文明精华的流失。”

当然，中外敦煌学者之间既有竞争，也有合作。作者在描述中国敦煌学的发展历程时，以日本、法国（代表欧洲）的敦煌学为副线，使读者感受到国外中国研究的面貌和风格。在文化比较之中，我们会发现外国学者凭借坚实的古文书学和历史语言学的功底及现代社会科学的眼光，在敦煌学领域辟出了一条条新路。中国学者有感于日本、法国敦煌学的兴起才有 1983 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成立，才有近 20 年来中国敦煌学的突飞猛进，而这种进展已经得到世界学术界的充分肯定。

**深厚的民族文化情感。**作者的诚挚爱国之情来自于对民族历史文化的热爱，这在书中处处都有流露，无论是对文化强盗的切齿痛恨，对国人为虎作伥、监守自盗种种卑劣行径的怒斥，还是对四海寻宝、舍身敦煌的学者的礼赞，乃至对百年敦煌学所体现的文化意义的总结和阐释，无不证明这一点。作者拈出最为感人的历史场景，来抒发自己的感情。例如 1925 年北京大学陈万里的首次敦煌行，作者充分肯定了此次考察之行的意义：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科学的西北考察。北京学术界为陈万里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会，与会者都是当时学界执牛耳的人物：胡适、沈兼士、马衡、林语堂、陈垣、沈尹默、李宗侗、徐炳昶、容庚、朱骝先，等等。

而次日除知名学者沈兼士、马衡之外，被聘为北京大学国学门通讯研究员的 60 余岁的罗振玉也亲自赶来，为中国学者的首次敦煌考察壮行。北京学术界以如此整齐的阵容出席欢送会，为一位初出茅庐的青年学者送行，这是绝无仅有的，这本身就体现了中国民族精神的觉醒，民族品格的提升。从这一天起，中国人民决心成为自己历史文化的主人，所以作者说：这是中国敦煌学史上最为感人的一幕。

**急徐有致的节奏和华丽晓畅的文笔。**此书以流畅优美的叙事手法为读者讲述了一个个真实的历史故事，将深藏于图书文献中的知识以通俗的语言展示给大众，这可能是此书不同流俗的最大特点和最大贡献。此前也有介绍敦煌学百年历史的通俗读物，但不是失之浅陋，就是太过高深。而此书很出色地将文化传播的宗旨与大众的阅读能力、兴趣相结合。全书三编，每编都有一个从紧凑、激动到平缓的过程，紧紧地抓住了读者的心思，令人欲罢不能。以第一编为例，开篇先叙述列强盗宝，如京剧之急急风，令读者心急如焚；而篇尾以中国政府、学者、民众共同驱逐盗宝者、开辟自己的西北科学考察事业为收束，令读者长吁一口气。鲜明的节奏感是本书引人入胜的成功之处。语言华丽晓畅则是此书的又一特色，读者读后自有体会，我一支秃笔也难以尽述。

总之，《敦煌百年：一个民族的心灵历程》选取了最好的例证，为我们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深入解读民族心灵史提供了极大的帮助。为此，我们要感谢作者的辛勤耕耘，但愿此书走入千家万户。